

重点推荐

小说《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除了市场喜爱的悬疑、谍战、轻喜剧等元素,还加进了地域符号和时代特征,打碎谍战小说惯常套路,创造性推出“王大花”形象:一个草根柴火灶,一路跌跌撞撞,展现其从小家到大国的精神成长和坚定抗日的革命生涯。

郝岩的作品具有准确的市场定位、明确的类型化和超越市场掌控的能力。市场规则的目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形成品牌,批量生产;但是作为文学创作,其创新性和文学性必须同时兼具。这是一重考验。郝岩写小说,可以看出对潜在读者的尊重,也体现出自己文学创作的定位,这恐怕是另一重考验。即使披着谍战、喜剧的外衣,仍是掩不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时刻流血牺牲的惨痛,端赖小说深刻的悲剧内核,作者不担心会被二度、三度创作图解和阉割,文学的自由灵魂得以释放,这算第三重考验吧。我们总是习惯脱离实际生长的文化产品来空谈文化产业,而郝岩的作品从电视剧本到小说甚至电视剧衍生品都有相当不错的市场前景,被忽视的文化产业链条还有待资本运作,这算是第四重考验吧。

王大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平民女英雄。一个人物的成长,从无知到有知,从自发到自觉,对王大花来说,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条曲折而艰苦的道路;对作者来说,这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渐进过程,也是作者、人物、读者一起成长的过程。王大花颠覆了此前人们对英雄的惯常印象,成为独特的“这一个”:带着脍炙人口的杂拌鱼味道,带着老白酒的醇厚,带着复州皮影戏的歌哭,带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凶猛,带着胆大心细、计较狡黠,黯然伤神时也会饮泣的人间女人味。

二

郝岩所写的王大花,其丰富多元的底层生命体验,苦难背后更复杂的历史、文化和人性根源,都得到了充分立体的挖掘和展示,明显区别于当代作家偏好写底层却浮在生活表层的普遍现象。他善于讲故事,并且在质朴无华的叙事中不断设置悬念,从故事的开始一

历史理性与成长小说的结合

□秦 岭



直延伸到故事的结束,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参与到悬念的破解当中。王大花甫一出场,脑子里满是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丈夫唐全礼的“大姑娘”和老相好夏家河的出现让她的生活轨迹骤然改变。外力促成人物行动线,乱世中,生命与革命咫尺之遥,王大花不知不觉中已经迈出革命的第一步。

小说情节的决定性转折和人物成长的关键点在于王大花得知丈夫唐全礼是一个叛徒并出卖了花园口 18 个地下党。她偷偷回到花园口,在丈夫坟头痛哭一场,下决心抗日。泪水所给予王大花的力量直接进入其内心,浇灌出她行动的力量和激情。

成长小说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最初源于德国。成长小说大多讲主角自幼年至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经历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形态与国外文学理论关于成长小说的界定之不同在于,主人公晚熟,被动成长。郝岩的小说摆脱了对巨型历史时段和事件的依傍,而是着眼于个体叙事,专注于日常生活的非既定秩序对成长的磨蚀与改写。叙写“成长中”状态或“成长的破碎”状态成为作品的一个主要态势。小说

中对成长仪式的不懈探索,构成了王大花平民女战士的个性生成。

郝岩曾说自己没有系统阅读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是最大的缺憾,但是他小说呈现的中国传统叙事方式与他所讲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浑然一体,毫无违和感。只是在第 21 章结尾处,郝岩戏谑地写到“王大花不会想到,今天晚上她与山口的这一次见面,对以后她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屡屡出现在作家笔端的马尔克斯语式照亮了数不清的冥思苦想无出路的情节转折。王大花是郝岩用具有中国传统叙事神韵的方式塑造的一个本土家常范儿的英雄,她结实得像东北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鲜活有质感,给予读者格外的踏实,自然而然地就由亲切到亲近到信服到喜欢。更见郝岩情节构思能力的则是他几乎没有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分线叙述,而是靠王大花一个人带动全部人物关系交织纠葛,推动所有情节起伏发展。王大花就像一座发电站,支撑供应着整部小说,作为源动力依赖的是郝岩多年的阅读积累和做记者的勤奋写作,显示出郝岩对生活的深度介入和敏锐观察,更是他文学创作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

郝岩在小说中体现出历史理性和对抗战文学叙事伦理的回归。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细节常常使史学家喜出望外,因为历史书只管宏大叙事,未免挂一漏万,而史书中见不到的生活场景、日常细节、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其细微变化,在小说中会以作者的虚构和想象来完成,而细节的真实与不可再现又构成新的冲突。

小说开头浓厚的时代感扑面而来,风云诡谲的历史天空笼罩着辽南大地,滚滚而来的洪流裹挟着弱小的生命个体。个人的命运如何摆脱时代的捆绑?老舍早在他的《我这一辈子》《离婚》等小说中出示了模板: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无法逃脱时代的宿命,作家以超越的理性和文学的感性,用八级大工匠般的手艺把小人物与时代进行了无缝连接。大时代的革命与变化,往往“风起青萍之末”,关注个体与弱小才会有本质的发现。“王大花

站在热气迷漫的锅台前,不去理会大锅里挤出来的热气腾腾炖鱼的新鲜味道。她一点也没有想到,鱼锅饼子店外异常宽阔而又阴冷潮湿的花园口老街上,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正躲在深藏不露的苍穹里,在前期抵达的一团团湿气雾气掩护下,正马不停蹄地挺进着,准备席卷花园口。”抽象的隐喻与生活的具象同时出现,带给读者辽阔的历史感和切近的触摸感,于是小说就有了吸引人的力量。

郝岩笑称自己是严肃编剧,不会生编硬造,无中生有,“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的历史背景努力做到与史实不悖,从中找到利于小说发展的戏剧性情节,推动人物的成长。如民国红歌星“银嗓子”姚莉的流行歌曲《卖相思》,郝岩很喜欢借用到小说中。紧张的谍战,偏偏加上舒缓的民国歌曲做背景,张弛相对,戏剧性凸显,也体现出作者成熟的写作技巧及松弛的写作心理。

四

王大花,名字中混杂着土气、喜气、大气、胆气、豪气、乡村气、家庭气、泼辣气、东北气、年代气各种气味,充盈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乱世密码和平民子弟的生存智慧,而偏偏嫁与“革命”,她的生涯注定是笑料百出又无往不胜。带着好奇问起郝岩王大花的由来,更觉作家对生活的敏锐和不经意间灵感对作品的养育和助推。多年前郝岩跟朋友吃饭,女服务员兜揽生意,大家开玩笑叫她“王大花”。这个名字,有很多戏剧性,也有很多由名字而设定的潜在束缚,比如喜剧性、年代感,郝岩决定结合自己的长项和市场需求,尝试生活气息浓厚的谍战喜剧。如果说依靠电视剧来承担现实关怀与价值建构的文化功能,指望电视剧来整体提升我们的审美品位、文化素养甚至是艺术思维,未免令人哑然失笑;可是,每个在资本面前有思考有文学追求的编剧,都应该像郝岩一样,即使戴着资本、市场等种种镣铐,也要在艺术的天空舞蹈直至飞翔,那么,国产电视剧也有明天。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郝岩著,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 年 4 月出版)

史学笔法 学者精神

□疏延祥

队,不再是一个以冷兵器为主的落后军队,而开始向近代化军队迈进,这一点对中国有极大意义。

而对于甲午海战的失败,《淮军四十年》总结出很多原因,既有海军军费被挪用这一众所周知的因素,也有此时淮军军纪败坏、北洋海军落后于日本海军等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是满清政权无能,已走到末日了,李鸿章在战前就十分清楚,因此他并不主张与日决战,可是狂热的决战舆论使他的想法不被理解。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形,求战和求和的结局是一样的,弱国无外交,弱国无论怎样努力,主动权都在人家手上。对于这一点,《淮军四十年》也有揭示,用季宇的话说:“近代海战是一场科技和综合素质的较量,光靠勇气无法取胜。”

淮军在中法事件、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中的表现有可圈可点之处。潘鼎新有观音桥一役战胜法军的战绩,而刘铭传作为淮军将领,屡胜洋人,做台湾巡抚期间,他努力把近代工艺移植于岛上。聂士成在牙山重创日军,从朝鲜退回鸭绿江后,顽强抗击日军的优势兵力,并击毙敌将富冈山造。庚子事变中,他指挥自己的武毅军,与八国联军作战,负伤殉国,这些淮军将领在外寇当前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淮军的光荣是他们创造的。我们通过季宇的笔,重温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

《淮军四十年》成功之处,是将历史著作转化成文学作品。比如写淮军将领,都是一篇篇人物传记。如写刘铭传,季宇就从小小时出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有“刘麻子”绰号写起,把 18 岁的刘铭传就敢杀死到他家索款、凌辱他母亲的土豪的故事托出,并写李鸿章做寿,刘麻子只按合肥乡俗送两斤挂面,李鸿章看后不以为忤,反倒多方呵护和提携他。这一个个小故事,就把大胆豪侠,粗中有细,不乏幽默的刘铭传的生动物象送到读者面前,也从侧面反映出李鸿章的性格。《淮军四十年》中所涉及的淮军将领、统帅和与淮军相关的历史人物,皆以这种史传的笔法出之,使得这部作品充满着故事性和传奇色彩。读者在欣赏故事的同时,淮军中一个又一个人物和晚清历

史中的人物带着他们的声音笑貌和喜怒哀乐仿佛如在目前,这是该书一大亮点。

淮军、李鸿章和晚清历史已经过去 100 多年了,对于他们的真相或者在历史中的作用,众说纷纭,季宇对此往往将其不同的看法都呈现给读者。不同于小说的是,在比较不同观点的同时,季宇还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使得这部著作在有文学性的同时,还有一种学术性。如僧格林沁之死,第一种观点认为他是在激战中,马被捻军的长矛刺中,坠马而死;第二种观点是僧格林沁躲在麦陇深处,为拾美的少年杀死。第三种观点认为,僧格林沁是因为部下不满其统治,从背后偷袭,杀死了他。季宇指出,第三种说法是为尊者讳。如果让僧格林沁死于小孩之手,王爷就没有尊严,让他死于叛将之手,多少还有几分尊严。季宇列出僧格林沁之死的三个版本,都有根据,第一种见于《近代史资料》的《国瑞奏档》,第二种见于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第三种见于欧阳显的《见闻琐录》。季宇评论起淮军发展过程中哪怕是细小的历史事件的作用,也是一种学术眼光,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不是就一事论一事。

《淮军四十年》写的时代不算遥远,但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淮军和晚清发生的一切无疑已是历史的陈述,季宇调动了多种文学手法,使那段历史读来不觉枯燥。他还别出心裁地在书中淮军主要将官出场时,都用表格的形式列出其姓名、性别、民族、学历、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参加淮军时间、祖籍等,这种表格镶嵌在这里,可能是两个不同时代错位和衔接,令读者会心一笑,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过去表述过季宇的写作为历史和现实两大类,这是就题材分的,要是从体裁来说,一是小说,一是史传文学,就目前为止,《新安家族》是他小说创作的高峰,《淮军四十年》则是其史传文学的高峰。在《淮军四十年》中,季宇实现了学术和文学的融合,或者说文学和史学的完美结合,他这种创作风格值得称道。

《《淮军四十年》,季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 1 月出版)

新书快读

主持:黎 华

《清明上河图》



宋方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 年 4 月出版

《清明上河图》被视作呈现中国历史文化的殿堂级文物,却无人知道,最初它不过是一幅施工之图,却改变了庙宇之高,颠覆了江湖之远。此书将张择端版《清明上河图》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从卷首到卷尾,对画中的每一处景致、每一座建筑以及各色人物活动都做了细致的描绘。作者仿佛是一个向导,带着读者穿越时空,来到了 900 多年前的繁华城市,体验其中的人情冷暖、世情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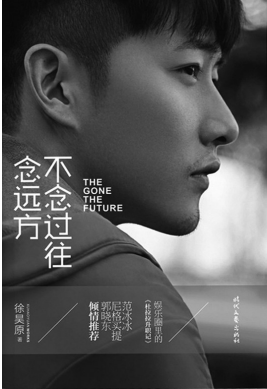
《嘹亮的红》



桂兴华 著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15 年 5 月出版

本书汇集了 70 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对上海诗人桂兴华作品的研究评述,以及桂兴华的论文及演讲稿,近 66 万字,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该书还收录了桂兴华从 1976 年至 2015 年的采访笔记、长诗手稿等系列资料。其中有诗人、贺敬之、舒婷、艾青、闻城、汪国真等人的交往点滴,也有作者 4 年来在浦东塘桥创办桂兴华诗歌工作室培养草根朗诵团的过程。

《不念过往念远方》



徐昊原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 年 5 月出版

本书是一部讲述娱乐圈背后故事的温暖小说,颇有“娱乐圈的《杜拉拉升职记》”之感:刚丢了工作的苏小沫,同一天又经历感情背叛,在闺蜜的劝说下成为一名演艺经纪公司的经纪人。面对娱乐圈的明争暗斗,她能否将新人夏天打造成下一个明星?亲情、友情、爱情,背叛和逃离,纠葛与难舍……尽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的文字清爽、干净、透亮,画面感强,无处不渗透着对美好的向往。

《各自爱》



黎 戈 著
九州出版社
2015 年 3 月出版

本书是黎戈的随笔精选集,收入“侘寂帖”、“白色俄罗斯”、“四季歌”3 个小辑共 66 篇作品,其中“侘寂帖”收录了一些文艺随笔,是作者对植物、园林、工艺、电影、小说、古诗词等内容的随想随记,新颖别致;“白色俄罗斯”是作者对俄国文学的独具个人角度的梳理与思考;“四季歌”写了作者淡味但不乏味的日常生活,加了一些民俗纹饰,不为怀古,只为感念旧时那种与季候相依的温暖感觉。

《姑娘,欢迎降落在这残酷世界》



黄佟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5 年 2 月出版

书中的 20 篇文章来自作者身边的人以及她自己的故事,有爱恨情仇、柴米油盐、现实与梦想,充满人间烟火、世情百味。她们出身于各种各样的家庭,身上有各自难以改变的缺点。因为性格,因为命运,她们有着惨烈的人生。读者们可以从惨剧中读出深深的悲悯——谁活着都不容易,好好珍惜自己。作者不是情感专家,不是人生导师,她只是希望给读者打开一些门,让他们看看周遭的世界和周围的人。在这些故事里,作者没有说这个世界多么美好,也没有说这个世界多么残酷,她想说的是,无论美好或残酷,我们必须踮过去,努力得到幸福。

百家品书

文字之下的真性情

□朱 钢

不管有没有诗歌,我们生活里总是有诗意的,或显或隐、或浓或淡地与我们的生活相依相伴。诗歌与诗人的关系,那是诗人和评论家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只关心诗歌是不是很愿意做我们生活中的亲朋好友,而且诗歌还保持着作为诗歌的那些品质。曹宇翔以《祖国之秋》告诉我们,诗歌一方面很高贵,另一方面又能亲密地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他以对传统文化、人性和母语之美的极度信任,坚定对美好的挚爱,在怀旧和寻找中与现实生活展开持久对话。质朴、纯美的话语,清新、空灵的意象和对乡村无尽的依恋与赞美,构筑起其诗歌的外在。文字之下流动的是其真性情、真精神。

《祖国之秋》几乎汇集了曹宇翔所有的诗歌精华,记录下诗人的心路历程和一路走来的创作理想。在诗人中,他相当具有个性。他不热衷于在一个又一个诗歌圈子里晃来荡去,也不打造热闹的诗歌江湖,只关注写作本身,只关注诗歌本身。在他看来,诗歌许多时候应该是安静的,不需要总想做呼啦啦的旗帜。他的诗歌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在一个人时,竟然是那样的安静、清澈和朴实。他不玩玄奥和晦涩,也从没有高高在上的张狂,只努力把诗歌与日常生活知心而和谐地相处。在主题诗《祖国之秋》中,他任自由心灵与祖国进行自然而真诚的对话:“用歌声迎接大地起伏的歌声/在澄明的秋天你看见所有人民/城市、乡村、太平洋的波浪/甚至看到你远逝的童年,祖母/干草垛,一个孩子摇响铃铛。”新鲜的生活气息之中,又有着诗歌独特的情感和内涵。当我们高声朗读时,这仿佛已不是曹宇翔的诗,而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话语和向往。

画面感和众所周知的意象,是曹宇翔诗歌最为显著的特点,也是他对诗歌本质性的阐释。他以强烈而通感的画面,让我们感受到诗歌贴着大地飞翔的姿势。“翠谷底,拉萨河碧蓝的映照里/盛开的油菜花,金黄一片/羊群,花母鸡,细小的炊/村庄五颜六色的布袂迎风招展/宛若平原农民在麦场翻弄麦子/似乎要把世上的风一一找遍/你说,那叫怪情”(《名叫油菜花的驿站》)。曹宇翔的诗歌定位于生活的原生态再现,以写实性的手法精心抚摸视野之中的天地万物,芸芸众生。“我听到一颗游子心怦怦跳动/干草垛,在寒冬的原野上/一阵暖意抱住了我”(《干草垛》)。成长的风景、生活的细节,因他的用心用情而得到清晰的还原,既精炼又不失真。而当我们进入意象之城,这样的诗句又让我们读解更多的滋味。生活中的感动和碎片,由于他的有心和敏感,在他的心灵之上烙下了无数的印迹,并在时光中得以永恒。

与曹宇翔的诗歌相拥,我们就如同回到大自然,没有人造景观,没有生硬的水泥钢筋,有的只是在阳光下的生灵、原生态的色彩和线条以及青山秀水般的情感,与我们的心灵和文化根系和谐共处,美得那样的天然而饱满。以诗化的语言讲述日常化的生活,用诗性的思维处理世俗之事,需要很高的艺术把握力。那些熟悉的意象直达我们内心的审美。这样的诗歌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诗歌其实可以很生活的。

《《祖国之秋》,曹宇翔著,人民武警出版社 2015 年 3 月出版)